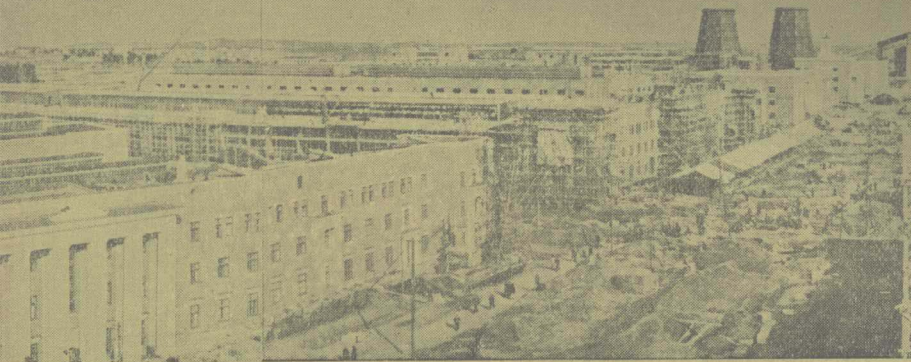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工地上的兵

記建設第一汽車制造廠的人們

林里等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工 地 上 的 兵

記建設第一汽車制造廠的人們

林 里 等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1956年 沈陽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報導第一汽車制造廠建設的通訊集。在这些通訊中,描述了祖國这个重大工程的建設面貌,巨大的勞動場景;介紹了工地工人們熱火朝天的建設情况,他們有來自前方的復員建設軍人,有來自遙遠鄉村的青年姑娘……他們刻苦努力,虛心學習,并且勇于接受任务、完成任务。愛祖國、愛勞動的高尚品質是他們的共同特點。

工 地 上 的 兵

林 里 等 著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 (沈陽市軍署街23号)

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編号: 4536 • 787 × 1092 毫米 • 2 1/2 印張 • 49,000 字

1956年3月第1版 195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: 1—30,078 定价: (6) 二角四分

目 錄

趙志美和他新的战馬·····	万憶萱 (1)
工地上的兵·····	林里、石梅 (13)
裝料台前·····	林里、石梅 (31)
女电焊工·····	文 戎 (39)
雨 夜·····	王繼棟 (50)
为了建設·····	刘允章 (57)
進廠以後·····	趙鵬万 (67)

趙志美和他新的戰馬

萬 鏡 書

部隊開到第一汽車制造廠工地的第三天，團裏便從各連隊抽調一些戰士，到現場去參觀機械化施工。某連副班長趙志美跟大伙一起，小心而又謹慎地走着。這工程可真是大呵！到處都是各式各樣的機器。有的機器把小山似的主堆，轉眼工夫就推得溜平；有的機器把幾千斤重的物件，像老鸛子抓小鷄似的輕輕地提了起來。這些奇形怪狀的機器，趙志美除了能叫出拖拉機的名字以外，其它一律不認得。

走着，走着，到了一個正在挖基礎的工地，趙志美馬上就被另一種新奇的機器吸引住了。天哪，這是什麼怪物呀？活像一匹巨獸似的，彈舞着長頸，用鋼齒啃着泥土，連挖帶裝，不一會，就裝滿一汽車。可是看來駕駛室裏那個小伙子好像并沒費啥力氣。趙志美愈看愈出神，站在那裏發起呆來。同志們走遠了他也不知道，只在旁邊仔細觀察，嘴裏還不住地數着：“一下、兩下、三下……”好傢伙，五下子就裝滿一汽車。他情不自禁地稱贊道：“真不簡單哪！”

這時，恰巧一位司機從駕駛室走下來，趙志美熱情地迎上

去：“同志，你使喚的这叫啥玩藝兒呀？”

“挖土机。”那位司机奇怪地瞅了瞅他。

“唔，是哪兒出產的？”

“苏联唄，你瞧全是新的。”那位司机滿高兴地回答道。

“一天工作量是多少？”趙志美又問。

“如果操作的熟練，可以幹三、四百方。”

趙志美核計了一下，幹三四百方土，能頂好幾百个人工，于是他心裏暗暗嘀咕：要是會駕駛這玩藝兒，對國家的貢獻可不小哇。想到這，他便探問道：“這玩藝兒好學嗎？”

“說好學也好學，說困難也真困難，就看你鑽不鑽唄。不過可有一宗，幹這玩藝兒的得喝過幾天墨水，要沒文化可就困難了。這和別的又不同。”那位司機認真地說。

“得多高文化呢？”趙志美焦急地問道。

“高小畢業就行。”

那位司機說完，便又回到挖土机上操作去了。趙志美一聽這話，心裏涼了半截。高小程度！可是自己連初小程度也不夠呀？參軍後，才學習着認得一些字，勉強強強可以看個報紙文件啥的，不過十個字裏得有四、五個覺着眼生。要是拿筆寫呀，就更沒樣啦。挺大個本子，寫不上多少字就占滿了。就這兩下子，能學開挖土机嗎？牙口還沒長全，就想吃大饅頭，這怎麼能行呢？這時，趙志美才覺察到身旁的伙伴們已經都不在了。他轉身便去追他們，走出幾步，他又戀戀不捨地回頭瞅了瞅正在吼叫着的挖土机……

一个月以後，不知从哪兒傳來了一件似可靠又不可靠的消息，說是團裏調遣趙志美他們这个連隊，到機械化供应站去學習駕駛拖拉機、挖土機和汽車。消息像是長了翅膀，傳得很快，戰士們听到後都樂得攔不住嘴。趙志美嘴裏沒說什麼，心裏却認為這是謠傳。他想，即使真有這碼事，也怕只是學開汽車和拖拉機啥的。學開挖土機，哪有那麼容易，全連才有幾個真正高小畢業的呀？不久，这个消息得到了証實。这个意外的喜訊，使趙志美兴奋得心都要跳出來。本來这个消息是團首長親自講的，可是在那些日子裏，趙志美還經常地向同志們問：“咱們要參加機械化施工了，是嗎？”当人家回答“是”的時候，他又緊跟着頂上一句：“可得好好學哇！”有時一閉眼睛，就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坐在挖土機上，馬達在他身後呼隆呼隆地响着。

初春，雪還沒有融化，趙志美正式參加了駕駛挖土機的技術訓練班。第一步，由技術員給講機器的構造原理，什麼吊杆呀，挖斗呀，鋼繩呀，操縱杆呀，淨是新名詞兒，趙志美側着耳朵注意的听講，吃力地往小本子上記着，丟下的就在下課後立即補上。學習了幾天，便進行了第一次考試，趙志美認真地回答着每個問題，可是儘管這樣，这次考試的成績并不太好，只得了七十多分。这位倔强的战士难过地譴責自己：“你是怎麼搞的呀，你希望開挖土機，黨答應了你的要求，可是你又拿什麼樣的成績來回答黨呢？”从此，他學得就更上心了。晚上，人們正睡得香甜，他還在翻弄着講義和筆記；黎明，人們還沒

起來，他又起身貪婪的學習着。遇到不懂的地方，他便虛心地
向輔導員、同志們請教。這樣，在進行第二次、第三次考試時，
他每次的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了。

半个月後，趙志美他們結束了技術原理的學習，人們都被
分配到現場去，趙志美分配到零七號挖土機。他的心情是又
興奮又緊張，朝思暮想的願望實現了，現在，自己就要親手擺
弄那龐大的怪物了，能擺弄得了嗎？幹吧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
誠懇地向老師傅們請教，虛心地向同志們學習，總能夠學會
的。乍參軍那時，不是連槍都不會使嗎？趙志美就是抱着這
個決心來到了機台上。

零七號挖土機是一台嶄新的機器，司機郎純榮是一個熱
情的中年人。他聽說趙志美要到這個機台上來，心裏也高興：
是呀，就要正式施工了，人手還很缺，應該儘快地為國家培養
技術力量；不過他更多的是焦慮和不安，自己的技術也不太高
明，是不是能完成任務呢？在舊社會教出個徒弟，起碼也得三
年，就是新社會也得一年半載的呀。可是領導上一張嘴就是
“在施工前要爭取使他能夠單獨操縱機器”。這不是拿鴨子上
架嗎？再說人家是解放軍的副班長，又是有功之人，是不是能
虛心學習呢！咱能支使得了嗎？郎師傅就是以這樣的心情接
待着趙志美的到來。

實習開始了。挖土機真是一種複雜的機器，十五個操縱
杆，哪個擺弄不好都會出岔子。趙志美坐在上面，緊張得脖子
臉一齊冒火，本來很小巧玲瓏的操縱杆，如今在他手下似乎變

得有幾百斤重。郎師傅在下面比比划划地指點着，馬達响了，一股強烈的柴油味直撲過來。趙志美只覺得五臟一陣翻騰，眼前跳躍着無數的金星，腦袋仿佛立刻大了許多倍，差點一下子從司機位上跌下來。他顯然是“暈車”了。他咬着牙，穩了穩神，勉強支持下去。操作完畢之後，身子軟綿綿的，他找了個背人的地方，便翻腸倒肚的嘔吐起來。弄得午飯也沒吃好，郎師傅問：“你怎麼的啦？顏色這麼難看？”

“聞不了柴油味，頭暈得厲害。”

“日子長了就好啦，”郎師傅嘴裏這麼說，心裏却暗暗叨咕：“聞不了柴油味就幹不了這玩藝兒，要照這樣，將來施工時，還不得出人身事故。”

其實，雖然郎師傅沒說出來，趙志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。油是機器的血液，要幹這一行，就得和油打交道，架不了哪行？必須堅決地克服它。於是從此以後，趙志美在工作中，就偏偏往柴油味濃的地方鑽。晚上歸來，他故意挾着那沾滿柴油的作業服，就是在臨睡前，他也把那沾滿柴油的作業服放在枕頭旁邊。開始時，對那熏人的油味，是很不好受的。他竭力抑制着心頭的厭惡，過些日子，也就慢慢地習慣了。

沒幾天，趙志美暫時被調到零三號挖土機上去實習。這是一台舊機器，因此，吊杆轉動時，比新機器的快了。操作的結果，第一天趙志美就拉在人家的後面，人家用斗子都甩得乾淨利落，可是一輪到他，不是歪了，就是卡住了，再不就直砸車。第二天拉下的更多，幾乎是差了一半，這時候，車上的高

師傅就嘟囔上了：

“趙志美太笨，眼看就要開工了，像這樣的新手，將來還不得影響工作呀。”

趙志美听了以後，想了想，便心平氣和地向高師傅說：

“你放心吧，高師傅，別看我現在成績不好，我有信心，一定能够攆上大伙。”

下工後，他沉重地往回走着，部隊發的大頭棉鞋，在結冰的路上發出“踢答、踢答”的響聲，他靈機一動，心裏想道：是不是應該把這大厚底棉鞋脫掉？換上單鞋，煞車時可能就要靈便一些。第三天一早，他就把一雙布底單鞋穿上了。同志們一見，驚奇地問道：

“老趙，你搞什麼名堂呵？這麼冷的天怎麼要起單來了？”

“不要緊，冷時，烤烤就成了。”

趙志美走在路上想：這個法兒要再不好使，明天我把棉褲也脫掉它。這天，操作時，果然比頭兩天快了許多。高師傅一見，又叨咕上了：

“你別說，趙志美還能行啊。”

“不出三天，我保證要攆上。”趙志美說。

果然，還沒等到第三天，趙志美已經和大家差不多多了。不久，他又回到了零七號挖土機。

四月，正式開工了。零七號挖土機來到了一〇二工區。快下工地的時候，趙志美懇切地向郎師傅說：

“郎師傅，要下工地了，希望你對我要求得更嚴格些。有

不对的地方，請馬上提出批評，指導。这样，我才能提高得更快，对工作才有好处。”

“好吧，共同努力。”郎師傅還有點客气。

到工地的第一天，郎師傅便叫趙志美駕駛，他想：熟能生巧，本事是从工作中鍛煉出來的，讓他多幹點才对。郎師傅的想法正对趙志美的心思。于是他就上去操縱，郎師傅站在下边指點。下班時，趙志美主動來徵求意見：

“郎師傅，今天效率很低，你看毛病在哪兒？”

“斗子裝的不滿，使喚第三操縱杆有問題。”郎師傅指出。

“怎麼辦呢？”

“第一操縱杆和第三操縱杆要同時并用，就可以裝得滿了。”

“好，明天我保證克服这个缺點。”

第二天，趙志美按照郎師傅的話做了，果然很靈驗。就这样，師徒倆一个耐心的教，一个認真的学，技術就一天比一天熟煉起來。有時，趙志美一連气就操作多半天，忘記了飢渴，忘記了疲勞，要不是郎師傅怕他把身体累坏，經常督促他下來，那他会整天整夜地坐在司机位上。

在和趙志美相处的日子裏，郎師傅愈來愈強烈地感覺到，自己原來的顧慮是多餘的了。趙志美，比他理想中的助手还要好得多。所以有这个印象，除了趙志美能够虛心請教，認真學習外，主要还是由于其他幾件事情造成的。往机器裏注黄油，这是个很髒的活兒，要幹，就得鑽到机器底下去。當時，許

多學員都熱中于操作，很少顧及到機器的保養，過去為了這事，郎師傅不知說過多少遍。開工不久，他就注意到每天注黃油，都是趙志美搶着幹。他往往下班後連飯也沒吃，便鑽到機器底下去了。問他，他總是說：“這是國家的財產，應該好好愛護，要是沒有機器，咱有技術又有啥用？”郎師傅聽到這話，不由暗暗地點了點頭。配合挖土機施工的是汽車，它們之間的關係最密切，汽車要一停運，挖土機也就甭幹了。每逢趙志美在下面指揮時，他便給汽車司機們去打開水喝；拿着鉄鏟把路上坑坑窪窪的地方墊平。遇到有哪輛汽車陷住了，他就找鋼絲繩來幫助拉，因此，汽車司機們常叨咕：“零七號挖土機的趙同志真好。”“哪個是？”“沒看見嗎？就是戴黃軍帽的那個。”郎師傅聽到這些話，就像是自己被誇獎了一樣，心裏美滋滋的。不過最使郎師傅感動的是另一件事。一天，郎師傅從工地回來，發現頭些日子扔在床底下的髒作業服不見了。一掀枕頭，出乎意料地竟被洗得乾乾淨淨，疊得板板正正地壓在那兒。郎師傅問大伙，誰也不知道是咋回事。問到趙志美頭上，他理所當然似的說道：“沒啥，我順便就把它洗了。”郎師傅心裏一陣激動，想說什麼，可是什麼也沒說出來。過後，郎師傅有一次在閑談時，提起話來，問趙志美：“老趙，把你在部隊立功的事兒說說好嗎？”沒曾想這一下倒把趙志美弄得很尷尬。老半天，他才紅着臉兒說：“沒啥可說的，做的也只不过是人民戰士所應該做的。”其實，趙志美在部隊中立功的事兒，早就有人向郎師傅說過了。郎師傅一見這種情形，也

沒往下問，心裏想道：“真是個質樸、謙遜的人呵，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會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的。”

初夏，是一個多雨的季節。也許上午還是晌晴的天頭，可是下午聚起一堆雲采便是一場雨。這天，郎師傅和趙志美正在五號綫工地操作，大雨忽然像瓢潑似的降下來。剎時，直下得溝滿地流。挖土機停下了，人們也都走光了。最後，只剩下郎師傅和趙志美。“我們也回去吧。”郎師傅把駕駛室的門鎖好，對趙志美說。趙志美答應了一聲，他倆便披着雨衣，頂着雨向宿舍走來。風雨交織在一起，猛烈地敲打着。許多進行中的工程，不得不被迫停工了。郎師傅和趙志美趟着泥水，吃力地往前走着，臉上的雨水，一直淌到脖子裏。離開工地已有一里多路，趙志美忽然想起了什麼，急忙向郎師傅說：“郎師傅，快把鑰匙給我。”

“你幹啥去？”郎師傅把鑰匙交給了他，順便問道。

“回去把……”趙志美接過鑰匙，扭身就往回跑，一陣暴風雨橫掃過來，淹沒了他的話音。轉瞬間，趙志美已經跑得沒影了。雨勢變得更凶了一些。

郎師傅沒聽清趙志美說些什麼，納悶地猜度着。放慢腳步，等着趙志美回來。不大工夫後面傳來急驟的腳步聲，郎師傅回頭一看，只見趙志美被澆得像水撈的似的，衣服緊貼在肉皮上。他驚异地問道：“你的雨衣呢？”

“蓋到機器上了。”趙志美喘吁吁地說。他又接着解釋說：“剛才我忽拉一下子就想起來了，你不是說過挖土機上的磁石

發电机最怕雨淋嗎？這麼大的雨，駕駛室也不一定能保險，我回去就把雨衣蓋在那兒了。”

“可是你挨澆了，來，讓咱倆一起披吧。”郎師傅把他身上的雨衣脫下來，一隻大手熱情地搭在趙志美肩上，他們兩人一起披着件雨衣，趟着雨水向前走去。

第二天上班一看，果然，別的地方都濕了。而雨衣下面的磁石發电机却乾刷刷的，安然無恙。

四個月以後，郎師傅被調走了。一天，劉工長把趙志美找了去，說道：

“郎師傅一走，這台挖土機就缺一個帶班的人，領導上考慮讓你做司機，帶一班，咋樣？”

趙志美一听，幾乎吃驚得跳起來：“我現在還正在學習，怎麼能領導別人？再說機台上比咱老的手還有啊。”

“你幹吧，能行，領導上已經慎重考慮過了。”

趙志美冷靜地考慮了一下，鄭重地說：“組織上既然這樣分配，我就盡力量去幹吧。”

開頭幾天，確實把他愁壞了。技術水平不高，領導能力又不強，完不成任務可咋辦？一天夜裏，趙志美突然在睡夢中叫了起來：“汽……汽缸壞了！”

“咋回事？咋回事？”被驚醒的伙伴連忙搖撼着他。

“哎呀，剛才夢見汽缸壞了，挖土機前堆滿了裝卸汽車。”趙志美睜開眼睛，在黑暗中答道，並抱歉地笑了笑。

伙伴又翻過身香甜地睡去，趙志美却無論如何也睡不着

了。工地上銀色的燈光從窗外射了進來，屋裏搖曳着一道白光。一輛載重汽車從房後馳過去了，把床鋪震得簌簌直顫。他回味着剛才的夢，是呀，要是擺弄不好，把機器搞壞了，該給國家造成多大的損失呵。

就在趙志美帶班後幾天，機器果然發生了故障。開始，趙志美也發覺機器有異樣，但又找不出弊病在哪兒。他把別的機台上的老師傅們請來了，老師傅們說是汽油泵的“皮彎”壞了，他們便一齊動手把機器拆散，進行修理。

“就把這兒弄一弄，然後你再把它安裝好，就行了。”老師傅們幫助把毛病找出，抬腿便走了。

“好，謝謝你們。”

趙志美望了望走遠了的老師傅們，又低頭瞅了瞅堆在地下的七零五散的機件，不禁發起愁來。他忽然感到他把過去學到的東西，都忘光了，這些熟悉的機件在他面前，似乎都變得那麼陌生。他蹲下身去，修理着，裝配着，心在猛跳，臉在發燒，汗珠一顆跟着一顆滴落下來。足足有兩個多小時，才算把這些機件拼湊在一起，他擦了擦帶油的手，抹了抹頭上的汗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氣，便跳上車去。挖土機隨着馬達的轟鳴聲，又靈活地轉動起來。

現在，趙志美還帶着這班人，很好地完成着各項任務。他熟悉他的挖土機，已像一個驍勇的騎兵熟悉他心愛的戰馬一樣。他被選為先進生產者，受到了那些關心着偉大的社會主

义建设工程的人們的尊敬。他經常謙虛地接待着來訪者；他也以喜悅的心情閱讀着紅領巾們給他的來信。他在回答人們的關懷時，往往要說：

“我曾經是人民解放軍的戰士，我是共產黨員，我應該珍惜一個戰士的榮譽。想到這些，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，我確實做得太少了。”

一九五五年

工地上的兵

林里、石梅

在我們祖國，人民解放軍的戰士永遠被人尊敬，永遠享有至高無尚的光榮。

在戰爭時期，他們高舉着獨立和自由的紅旗，把祖國從奴役和死亡中救起；在贏得勝利的時刻，他們又用忘我勞動的英雄行為，參加了祖國社會主義的建設。幾年來：他們把鐵路修到了巴山蜀水；把汽車送過了“世界屋脊”；在戈壁灘上開鑿了河流；在鹹灘荒地上使水稻丰收；在荊江、在長江、在劃時代的淮河工地上，戰士們一次又一次地創造了奇蹟，一次又一次地樹立了光輝的榜樣。

人們感激戰士，人們說戰士是祖國的驕傲，是人民的榮譽，是堅毅、勇敢的化身，是為集體事業而獻身的巨人。

在第一汽車制造廠工地，人民解放軍的建築部隊擔負着最艱巨的任務，過着最儉樸的生活。一想到他們那種忠心耿耿、一心一意為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的堅強意志和英雄形象，我們就不能不表示無限的崇敬和衷心的感激。